

# 阴谋与爱情

〔德〕席勒



# 歌德小说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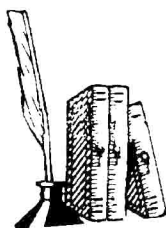
〔德〕歌德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# 世界名著百部

(第四十一卷)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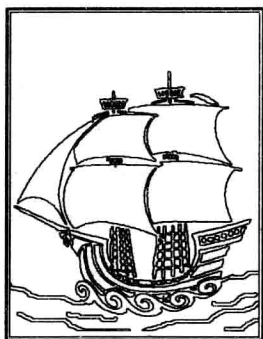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阴谋与爱情 ..... | ( 1 ) |
| 歌德小说选 ..... | (157) |

世界名著百部·第61部

# 阴谋与爱情

[德] 席勒 著  
黄皖毅 杨二军 译



宰相的儿子斐迪南，爱上了平民的女儿露易丝，他不顾地位的悬殊要娶她为妻，遭到宰相的极力反对。在宰相与秘书的险恶阴谋之下，这对情侣陷入了对生活与爱情的绝望中。斐迪南亲手毒死了露易丝，露易丝临死前吐露出了事实真相，斐迪南后悔已晚，两人双双满含怨恨离开了人世。

《阴谋与爱情》一剧歌颂了纯洁、高尚的爱情，揭露了当时德国统治阶级的腐败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它是“德国第一部具有政治倾向的戏剧”。

作者弗利德里希·席勒（1759—1805），是德国文学史上与歌德齐名的大戏剧家和诗人。1758年他的处女作《强盗》上演后，引起巨大的反响，有人评论说“如果我们要期待一个德国的莎士比亚，那就是他。”席勒一生创作了许多成功的剧作，其中《阴谋与爱情》是他的代表作品。

# 第一幕

## 第一场

乐师米勒的家。一间设置简洁的房间。

乐师米勒伸伸懒腰，从一个圈椅里慢慢站起身来，随手把手中的一把大提琴搁在脚边。米勒太太穿着一件带花边的家常睡衣，坐在桌旁轻轻地啜饮着杯中的咖啡。

米勒（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子，表情烦躁而恼怒）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糟了，我们一家都在被全城的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了，我们一家都被人家指着脊梁骨嘲笑和讥讽了——我的女儿和男爵少爷来往！天呀！这些话总有一天会刮到宰相大人的耳朵中。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就这么办吧——总之一句话，那位贵公子以后休想再踏进我们家的门槛！

米勒太太 噢，难道是你把女儿硬塞到他怀里去的？老头



子，你想想吧，压根儿就是他自个儿要上咱们家来的！

米勒 是，是，我是没有求他来，我也没有把咱们的女儿推给他，但是谁用自己的脑子想过这些！——我在这个家里算是个堂堂的一家之长吧，本来应该严厉地管教女儿，让她乖乖儿地做一个淑女，自然也应该加紧防范，以便那个少校没有可乘之机。——或者我至少应该和他那位父亲大人有所沟通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、细枝末节报告给他，让他管教自己的儿子——那位少爷早晚會捅漏子的，不信咱们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！唉，结果啊，所有这一切责任还不是统统要落在我这个提琴师的肩上！

米勒太太（把杯子里的咖啡一口喝干，歇了口气说）由你来承担整个责任？简直胡扯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有谁敢把你怎么样？你还是一样地教学生，只要还有学生肯到你这儿来学习音乐，你只管干你这老本行好了！

米勒 不过，这桩事情非得有个结果不可！你想想，这个结果会是什么？——难道你还做着美梦，认为那小子会把咱们女儿娶过门？得啦！得啦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——只不过做他的一个——上帝啊！——一位贵公子哥儿，一个纨绔子弟，整天东游西荡的，不知尝过了多少美酒琼浆，面对一杯清澈的泉水，多少还是带着一种新鲜的兴趣！可是我们要小心在意啊！就算是在每一扇门上都装上防盗的眼睛，对每一只进进出出的蚊子都心怀警惕，他可能也有本事从咱们眼皮下把咱们女儿给哄得晕头转向，然后他自己却脚底抹油，溜之大吉！咱们女儿呢，从此名节声名全给毁了，上帝啊，她要么会一直堕落了，要么呆在家中，成为老姑娘了！

米勒太太 老头子，老天有眼，上帝会保佑我们的！



米勒 但愿上帝能发善心，谁知道那个贵公子哥儿肚子里是什么花花心肠？只要他认为一个姑娘长得漂亮、苗条、温柔，走起路来步履轻盈，管她有没有头脑呢！一般人对一个女人有没有头脑和思想可不太在乎。只有亲爱的上帝才不把这种最重要的东西给忽视掉。不——不是我把人想得也太坏啊，人总是人啊！但是谁不知道哩——一旦一个轻浮少年如果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摸个一清二楚，他一定会鼓起勇气，大胆地发动攻势，就像我的罗德尼嗅到了法国人的气息似的，一下子大喜过望。我可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噢！

米勒太太 不过，你有没有读一读那位“贵公子哥儿”写给咱们宝贝女儿的情书呢？那真是美文啊！从那字里行间，可以看出，他是对她的美好的心灵一见倾心啊！

米勒 假如事情是这样，那就更麻烦了！谁知道啊，他只有让美好的心灵作为一个美妙的借口，才能向可爱的肉体致以他的敬意。当初我是怎么说的呢？只要先规规矩矩的、心心相印的，待到火候一到，对肉体的敬意也会烟消云散，跟着就粘连到一起去了。老爷儿的风流样也是容易学到手的，银色的月亮看起来也不过是个柔情的小骗子罢了！

米勒太太 少校给咱们家带来了不少装订精美的书，你看到了吧？你的宝贝女儿每天都把它们压在胸口，诚心地祈祷哩！

米勒（不屑一顾地）什么祷告？你那一副肠胃吃惯了杏仁饼，如此之娇嫩，又怎么消受得了这自然的生炖牛肉汤呢？——快把那些废纸扔进火灶里去。他把那些病恹恹的所谓的文人抬过来当先锋？看看！他往咱们女儿心里都注入了什么荒谬绝伦的东西！它们将一点一点地渗入她的身体——她的血液、她的骨骼、





她的心！就像西班牙的蚊虫一般，把本来心灵中还残存的一点点基督教精神也冲得一干二净。我说，全给扔到火里去吧！那个丫头现在已是满脑子都是奇异的念头，她将着魔似的听信他胡说八道，结果再也找不着回家之路，她会把她父亲是一个小小的提琴师给忘得一干二净，她会认为有我这样一个父亲丢脸。唉，我本来应有一个老实厚道的女婿，一个热心关照我的女婿……啊，上帝啊，帮帮我！（他感到伤心，绝望又极其气愤）哼，看我的手段，——我要叫那个少校——让他放明白点，告诉他，他是咱们家最不受欢迎的客人。（准备出去的架势）

米勒太太 米勒，千万要留点后路啊！你看他给咱们家的礼物，价值不菲啊！

米勒（转身回来站在她面前）你给我见鬼去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老婆子！——难道是卖女儿吗？——我宁肯提着我的小提琴，沿着街道叫卖，卖力地演奏，以换取一碗热汤；甚至需要时就把我的提琴给砸得稀巴烂，扔到阴沟里，我也不愿意我女儿用她的灵魂和幸福换来的钱养家糊口，——啊，别再喝你那该死的咖啡！吸你那该死的鼻烟！这样，你就不用靠自己女儿的漂亮脸蛋去换取生活之资了。你看，在那个浑蛋没有踏进咱们家之前，我们不也吃得饱饱的，穿得暖暖的吗？

米勒太太 别呀！你真是太操之过急呀！老头子，要三思而后行才对哩！瞧你头上青烟直冒！人家可是宰相的儿子，尊贵着哩！咱们不能得罪少校先生哩！

米勒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我们必须绞尽脑汁把这个事情来个快刀斩乱麻地给解决掉！如果宰相是个好父亲的话，他一定要向我表示感谢哩。我要去见见他，你拿把刷子，把我的外套



给刷一刷吧！我要这么对他说：大人，您的公子看上我的闺女了，但是我的女儿高攀不上；但是她又不能做您的公子的情妇，因为我一直把她当作心肝宝贝，绝不容许这事发生！他们俩只能到此为止，——我是城里的提琴师米勒。

## 第二场

宰相的秘书伍尔穆上。前场人物。

米勒太太 秘书先生，早安。见到您，可真令人高兴！

伍尔穆 嫂夫人，我也由衷地感到高兴。像您这样的贵夫人所到之处，咱们这样的市井小民也跟着沾光啊！

米勒太太 秘书先生！您这是吹的哪一阵风啊！当然了，封·瓦尔特少校的光临，让我们脸上都光彩不少，但是，难道我们因此而瞧不起我们的街坊邻居了吗？

米勒（没有耐心地）老婆子！还不快请秘书先生坐下！老乡！要把外套脱下来么？

伍尔穆（坐下来，摘下帽子，把手杖搁在一旁）唔，好了！好了！这个丫头，她现在感觉如何？我真想见我这个未来的——哦，我真的希望，我能见她吗？——我是说露易丝小姐。

米勒太太 秘书先生，承蒙您记挂在心上。我的女儿啊，她可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哩！

米勒（非常生气地捅了米勒太太一下）老婆子！

米勒太太 不过呢？她没有见到您——秘书先生的荣幸哟！——真遗憾，她刚刚去赶弥撒啦！

伍尔穆 好，好，总有那么一天，我会把这个信仰基督教的

虔诚的女孩子娶回去做太太！

米勒太太（傲慢无礼地笑了一笑）哦，我真高兴，不过，秘书先生，我提醒一句——

米勒（拧了拧自己妻子的耳朵，十分尴尬地说）这老婆子，多嘴！

米勒太太 秘书先生，要是别的事，你尽管吩咐，我们愿效犬马之劳，不过嘛——

伍尔穆（目光中含着虚伪之色）非常感谢！非常荣幸，不过，所谓的“其他方面”是——

米勒太太 是这样的，耳聪目明的伍尔穆先生恐怕也看到了这种情况……

米勒 （在老婆的臀部狠狠撞了一下，十分生气地喊）这个蠢婆娘！

米勒太太（置之不理）本来很好，但现在更好；我自己的宝贝女儿，要去奔她的锦绣前程，我们谁也不会在她面前使绊子的。（傲慢而又愚笨地）秘书先生！您将来别在心里恨咱们哟！

伍尔穆（在圈椅里显得躁动不安，一会儿搔搔脖子根、一会儿扯扯自己的衬衫的袖子）哪儿的话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怎么会记恨的呢？——您说这句话，让我怎么想呢？

米勒太太 喏，我的意思不过是——我想说（干咳了两声）——嗯！您别指望了！承蒙上帝的关照，她生下来就是要做贵夫人的命！

伍尔穆（从椅子上一下子跳了起来）说什么？说什么？真是欺人太甚了！

米勒 秘书先生！别着急！别着急！有话好好说！这个老婆



子！满口地胡言乱语。她真是愚蠢透顶，哪儿有什么贵夫人不贵夫人的哟！

米勒太太 您爱骂就骂，随您的便！我可知道事情已经敲定了，我反正是明白的，那位高贵的少校曾经说过了——

米勒（朝着那把小提琴奔去，一把抓起）住咀！老婆子！要不我砸你那个脑门子！——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你给我一边呆着去！你知道什么底细！——秘书先生，她没有一句好话，别听她的——到厨房里去，做你本分该做的事！——别把我当大傻瓜耍，哼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我不指望凭自己的女儿而出人头地！秘书先生！我可不是这样的混蛋，对吗？

伍尔穆 先生，我没有什么资格对任何人作出什么判断。您是个讲信誉的人，在我心目中您始终是的！我满怀对令媛的请求，我是说话算话的，我发誓！我的差事不错，我有足够的能力让她过得舒舒服服的——宰相大人对我很是看重；他至少会举荐我的，我要想往上爬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。我对您的女儿是真心一片，天地可鉴，您也不会不知道，只不过，她被那个公子哥搞得不知道东西南北了！

米勒太太 秘书先生！您说话可要尊重些我的女儿！

米勒 你别插咀！由我来说——秘书先生，您千万别把这事放在心上，去年秋天我对您说过的话，我一个字儿都不会改，现在重复一遍，那是作数的，真的！不过您自己去和我女儿交往交往吧，好好说，我也不想让她感到一丝一毫的勉强，——让她感觉到您是她的幸福和未来——要是她不愿意——上帝在上，我只能说，我们只好面对现实，您来吧，和我——她的老父亲干上几杯，别太在意啊——我才不是榆木脑子，把一个她不乐意的男人

包办给她，那她一生都不会快乐的——我年过半百了，这么说的话，我哪有脸面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呢？我要丢脸了，我会坐卧不安，食不甘味，仿佛时时刻刻有人打我耳光：你这个老家伙，可把自己的好孩子给害苦了！

米勒太太 我绝不同意！别说一箩子没用的话，我说过了一——我们女儿她是富贵命，我可以找人评评理去，这个死老头子，他可真不知好歹，不分轻重啊！

米勒 你再说下去，看我撕烂你的咀！

伍尔穆（满心不悦地）这么说——唉！先生，您是了解我的！——在一个女儿的眼中，她父亲的决定是举足轻重的！

米勒 你要清楚，要让我女儿对你有所了解——而不是我。可能你不符合她的口味，虽然我这个吹毛求疵的老家伙看得上眼。我来告诉你吧——你认为自己作一名乐队队员够不够格呢？——即使对于一个乐队指挥而言，女孩子们更是心细如发啊！——老乡，咱们直来直去，有什么说什么——我可是个肠子不会拐弯的德国佬——可能您要责怪我了，伍尔穆先生。——我可不会劝自己的女儿，你要嫁给谁谁——不过，我还是要劝她考虑一下的，伍尔穆先生。——我还是把话说完吧——请你原谅，如果你总是搬我去给你当说客，我可不认为你有多少出息。你应该自己去向自己的心上人表白的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你要是没有勇气，就是个胆小鬼，露易丝可不喜欢什么胆小鬼！——你应该勇敢大胆地去追求我女儿！你要让她心甘情愿地跟着你走，把你当作世界上最重要的人！——让她自己来找我，向我苦苦哀求，说她要嫁给你，跟您到天涯海角，跟自己的心上人一起飞，要不她就不想活了。——呵，你要是能做到这一点，那你才算好样儿



的！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呐！——谁如果不能让自己的心上人有这样的痴心，那他就只好一个人辗转反侧去吧！

伍尔穆（抓起手杖，戴上帽子）听您老一番话，我算是大长见识了，多谢您！米勒老爹！

米勒（跟在他后头）哎！别提这个话！快别说这个客套话？秘书先生，我可真帮不上您什么忙哩。（踱回自己的房间）他走了，听不到我这最后一句话——不知怎么搞的，一见到这个耍笔杆子的家伙，我就像吞下了毒药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似的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舒坦。他有一种阴阳怪气的神气，真让人恶心，他仿佛不是上帝造的人类似的，而是自己从哪个地狱门口偷渡过来的——长着那一对滴溜溜乱转的、贼兮兮的老鼠眼！——头发像火一样红！——脖子像老乌龟似的伸得老长——真是上帝不慎造出的一件劣等品，仿佛是在大动肝火之下，把这个让人不自在的东西给扔到这个世界上来了——不！不！我才不愿意把自己的宝贝女儿拱手奉送给这样一个恶心人哩！——啊！上帝啊！求您怜悯——

米勒太太（朝地上狠狠地啐了一口）真是猪狗不如——算啦！你那满口不干不净的话，也别再喷出来啦！

米勒 你呀你呀！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——别提起那个瘟神少爷，我听着头就大二三倍——刚才，你纯粹想把我气死啊！——上帝呵，原谅这个蠢老婆子——总在不该说的场合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！你的女儿啦！什么贵夫人啦！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！在我看来，那位秘书老爷啊，就像一头狡猾的老狐狸！你尽管对他瞎叨叨吧，对着这种成天走东家串西家、搬弄是非，对谁都说长道短的家伙叨叨去吧！看吧，很快就会弄得满城风雨，



尽人皆知了，你真是不小心呀你！——好了，你会有好果子吃的——如果什么风把这些话传到公爵、公爵夫人以及那个宰相大人的耳朵里去的话——

### 第三场

露易丝·米勒捧着一本书步履轻盈地走上来。前场人物。

露易丝（将手中的书放在桌上，像鸽子一样飞到乐师面前，把他的手紧紧握住）早安！我的好爸爸。

米勒（目光饱含慈爱之情）露易丝，我的宝贝，你能每天都向亲爱的主祈祷，我由衷地为你高兴。照这么做下去吧，主与你同在，他会帮着你。

露易丝 啊，亲爱的父亲，我罪孽深重啊，无论我怎么祈祷，也无法减轻我心中的罪孽感——妈妈，他有没有来过呢？

米勒太太 我的孩子，你说的是谁呢？

露易丝 唉，我的脑子犹如浆糊瓶一样一团糟——我忘了还有别人会来我们家呢！我说的是瓦尔特啊，瓦尔特他没有来过吗？

米勒（既伤心不安又郑重其事）我本来还指望，我的宝贝露易丝已经把这个名字忘掉，不再在我面前提起来了呢！

露易丝（呆呆地凝视着他，好一会儿才说）爸爸，我知道您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，我感觉到你把一把刀子戳进了我的良心里；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。上天和斐迪南从两边把我的灵魂给撕扯得流血，我要想专心祷告那是办不到了呀，爸爸——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痛苦的煎熬了，我真的害怕呀！（喘了一口气继续说）



我的好爸爸，可是这是没有理由的呀。如果一位好画家因为我们赞叹他的作品本身而自己却被忽略，他难道不觉得这是他所得到的最高的奖赏和赞美吗？——爸爸你想想，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因为赞叹上帝无与伦比的作品而将他本身给忽略了，难道他不该因此而骄傲和自豪吗？

米勒（一屁股坐进圈椅里，表情不快）我早就警告过你了，读那小子带来的对上帝不虔诚的书，你脑子里就胡思乱想了！

露易丝（慢慢地走向窗口，表情有些不安地）我真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啊，我想都是一些高贵的小姐们把他团团环绕——聆听他侃侃而谈。而我，我是如此地贫穷低贱，他早把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（说到这儿自己便感到心惊肉跳，赶紧跑到父亲的身边）不！不！请原谅我吧！难道我竟然面临着这样的命运，要为命运而痛哭吗？我仅仅是有时愿意让他在我脑海里显现一下罢了——这难道要什么东西去交换不成。我愿意把我卑微的生命变成一缕令人愉悦的清风，让他的面颊感到特别凉爽舒适！我这青春的、即使小得紧紧匍伏在大地上的小草，我也希望他高贵的脚能踩上去，在他高贵的脚下我卑微地心甘情愿地死去！——这样我的心就被满足所溢满了啊，亲爱的爸爸！如果一棵小草想在太阳温暖的光芒中取暖，难道高傲、威严的太阳是会责罚它吗？

米勒（用手蒙住面孔，为她的话所感染，俯身在圈椅的扶手上）露易丝，亲爱的，听爸爸一句掏自肺腑的话，要是你的生命里从来没有那位少校出现，我这一点残余的、如灰烬一般的后半生，我真愿意把它献给上帝了啊！

露易丝（面露惊恐之状）您在说什么？您说这个话什么意思？——不！决不！您的本意决不是这个，对吗？我的好爸爸！



斐迪南是我的，他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属于我的，爸爸您不知道的，他是亲爱的慈蔼的天父创造的，为了让我的卑微的生命充满欢乐的笑声。（她伫立在那儿，陷入沉思之中）我和他初次相见——（语速骤然加快）我所有的血管都张开，血液更加欢畅地在我体内流动，热血一下子涌上了我的脸颊，灼热无比，我听到每一次脉搏的跳动的声音，每一次呼吸都是我的心在喃喃低语：是他，就是他！我的心证实了他就是我渴慕已久的人，没错！是他与我缘定今生！我周围的世界也仿佛在为我欢呼，和我的心在和谐地吟唱。在那一个美妙的时刻，啊，在那一时刻我的生命中，我的灵魂中出现了第一道黎明的曙光。我的心中千万种青春的情感如溪流流淌，又如春天到来时大地披上了百花做成的盛装。我的眼中世界已经退隐不见，但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在呼喊，它美好得令我难以置信！我原本不认为在我们人之外还有上帝，但是我自从那一刻起，我的心中就涌起了对他无比热爱的情感！

米勒（奔向露易丝，把她搂进自己的怀中）我的宝贝——露易丝，我的好孩子！你快要了我的老命了！我所拥有的一切，我都愿意让你拿去！可是让上帝宽恕我吧——你和那位少校，我是永远都不会答应你们俩在一起的！（他转身走了）

露易丝 亲爱的父亲，我现在也并不想把他据为己有啊！我的生命就犹如一滴早晨草叶上的露珠，一个关于斐迪南的美好的梦想就足以让它无比陶醉。今生今世我心甘情愿地不指望得到他。好妈妈，在将来，要是有那么一天，当出身微贱的沉重的外衣从我们身上给脱下的时候，当等级的差别的这道鸿沟给填平之后——人人都成了纯粹的人，都平等相待，除了我的纯洁清白之

